



吾悔集卷之三

南雷續文案

男百家較

張元祐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祐短簷破屋皆拚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爲收拾元祐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趙幟元祐宗主王程以玩辭爲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祐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

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帖別號待軒曲江之裔
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
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
居城東其族始大祖 父 先生七歲就外傳遂授易八
歲母密儒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聞其事
旌表之旣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
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
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
非明府之法可移直指視其瞻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
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
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
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

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
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
鄉始子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摩郡邑之事章給事
格菴邂逅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
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
一熟軟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
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塘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
事皆塘塞二事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禁雨士大夫皆
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
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
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乎聞者愕
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

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共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
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
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
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
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
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
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
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入科下第不
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歎息其設
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
浮薄狂子僂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
之士爲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生孤燈歎對意通響象別

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
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
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
世人皆飽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卽捧此枵腹可見列聖
于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弁
洲塾師崛起不肯伏弁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終夜
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
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
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乎余故序之先生誌
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
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貢生晟庠生杲國學生皆先卒
孫一人詡諸生曾孫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

吾懷集 百官續文 三
門人也。卒後幾年，葬於某原，訖鑿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於
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為辭。曾不十日，臯復隨之。維此十日，
畱以待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孝廉子孟卓君墓誌銘

君諱麟，異字子孟明。讓皇帝遜位，成祖誅朝臣之不附者，
以忠貞卓敬為首。夷三族，忠貞之弟哲，匿於塘西。宋氏始
為仁和人，哲生景復，景復生養默，養默生澄，澄生廷俊。廷
俊而後始敢出仕。故君之高祖賢，光祿寺典簿，曾祖文炎，
鴻臚寺鳴贊，祖禹，太學生，封秘書院編修，考諱彛。登順治
丁亥進士第，仕至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妣潘恭人，年十
五入武康縣學，舉順治甲午順天鄉試。君早慧，清明開達。

稍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是時侍讀方在講
筵，君又得志于科目，聲生勢長。人以貴公子目之，而君退
然自下，齒寒士中，不見異。晝夜惟筆硯相親，近高吟長嘯，
性情王孟，花卉之炫麗，風露之凄爽，收拾填詞，非時文腐
敗，麤澁之士所得聞也。傑才偉工，無不師友。亂離，纔定，人
有憂生之嗟，北塲南館，絲竹無聲。君不以富貴適已，四方
知名之士，閭巷一介之善，輻湊其門。支坐熟語，觴酌流行，
必極雅意，盡歡情。人人皆以為近來之盛事也。西湖虎阜
之會，皆千人風雅，寂寥頓返。舊觀君以年少捧銅盤而
宿艾，則翩翩之風入人深矣。侍讀卒，官丹旄南還，
君厭完瘁，容哭泣備禮，復至闕下，陳情哀榮之典，得踰常
制。其入而事恭人，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情結笑言一聞。

嗟嘆百方宛轉夜漏乙丙君猶寢門語刺刺未敢離側也
恭人有孤姪恭人哀其孤露君爲之授田迎婦重立門戶
女弟適毘陵莊氏恭人念之君爲之築室塘西不異同居
可。早孤衣食受一錢以上必均出就外傳親課其勤惰
而欲使之急就凡所以推行恭人之意者無不盡其情也
嗚呼難矣君既爲富室亦好行其德一方纖悉以至緩急
無不依君以辦無名子以新安程氏上變牽連數十人下
吏名捕君知之私其吏曰匿名書法不得行行之於汝有
害無利吏悟事遂得寢富子以婦死訟婦家已解鄉人之
有力者各脇其貲富子亦以百金投君君曰吾力不足以
庇子忍復受子賂乎郤之甲乙相誣爲盜甲以君與觀察
契家致千金爲壽君曰汝本非盜而致人於盜是亦盜矣

吾受汝賄是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可乎卒解兩家之紛而
去丙申歲饑發粟千餘石賑之活者無算最其大畧如此
至於粹需冗求趣具曲應固莫得而數也亡何大盜入室
發其黃金大珠以去豪吏猾民利其所有啗喝更番方當
告訐風盛君亦緣手散之不與齟齬而金幾盡矣論者以
財爲君累夫契疏鞅掌歌兒舞女勞攘於汗惑之中此以
財爲累者也君快心開物以劫孤寒之淚囊庸何足以驕
人乎又謂其文弱不能撐持外侮夫財者流通天下之物
也豪奪與哀乞無異彼能籠吾之糞土不能燬吾之孝友
詩書無恙門第不改用財自衛元相之鍾乳胡椒悅生之
蘭亭方斯蔑如矣君生于崇禎己巳後四月三十日卒于
康熙戊申十二月二日年四十娶錢氏丁丑進士何容知

縣錢朝彥之女其言行詳余別志子四人曰長齡太學生
曰松齡庠生曰鶴齡曰錫齡女四人長適太學生陳奕昌
次適太學生項灝餘未字孫三人孫女三人某年某月某
日合葬于望維山之原長齡等價余門人奕昌請銘銘曰
閨門之內和氣氤氳鄉黨之間急難解紛以交天下欣賞
奇文如斯之人其視富貴過眼烟雲

吳處士墓碣銘

德清吳卜雄介吾友陳子榮求表其父之墓余以吳君有
狀有誌何庸復言子榮曰卜雄才士每諷采夫子所著形
之嗟嘆是欲以其所貴者事其親也辭之則孤孝子之志
君諱或字質生姓吳氏宋相履齋之後履齋生尚書璞
家湖州之新市因爲德清人父仲羽母嵇氏君少與群兒

遨戲母怒嚙其臂母歿每視嚙痕思慕涕泣見者哀之父
與蔡眉梁爲亞稽蔡皆富室君家貧依舅氏從母以活眉
梁之父故總兵也與夫已氏爲怨家夫已氏監司吳郡脩
怨於其子眉梁亡命捕其妻跡之君時年十九扁舟脫其
從母徐步詣獄監司問眉梁匿處君以從母未遠恐其見
及給曰遲之十日眉梁可獲也及期監司理前語問之對
曰某實不知其處姑免迫促耳監司大怒以死恐之君迺
慷慨仰天曰某之此來自分一死眉梁伏匿知固不言也
今又不知明府枉殺無辜不忌其不祥乎監司默然幽囚
考掠五毒參至終不易辭監司免官始解械君由此知名
閭里之間急難密謀其計畫無復之者必從君得其要領
遲明戶外之屢已滿君亦攝衣偕出矣從弟坐獄非數百

吾悔集
金不能降免其家貧甚待死而已君以私財爲弟解對吳
甲亦從弟也與君不相得後以事下獄心知君能救之而
不敢言君曰吾豈以小忿而棄懿親乎卒出之盜欲劫嵇
氏而礙君思殺君以逞一日爲盜所得其僕昏夜乘盜熟
睡負君而逃間行至家嵇氏卒得保全甲辰大水邑民陳
狀者數千人皆不報故事告荒有定限過限者不訾省君
涕泣入陳邑令爲之感動卽以君言上之趙中丞中丞召
君應對激切於是荒田得勿收責君不當事任故所施亦
狹其爲人所傳誦者已如此夫以天下之廣好義者豈復
一人蓋可傳而不得傳者疑不爲少也然余觀之縉紳士
大夫類皆局促自營一遇利害如毛髮則振動悼慄推之
惟恐不遠其視窮閭阨巷宛轉之死亡未嘗肯效一蚤一

蠶之勞也君奮桑樞褐塞之下而急人之急至於骨肉拒
扞壯節凜然東漢獨行傳十四人其四人所載與君同然
則在古人亦少也世悲陳同父所誌不過逸民里姥如君
者設與高爵之徒原情比迹孰爲應銘法乎康熙己酉正
月卒年四十九君未殯有二人入哭甚哀家無識之者問
之則曰君昔活我我未之能報也不告姓名而出以此知
君之隱德多矣娶俞氏適孫氏子一人卽卜雄諸生女三
人諸生潘錫祉其甲其婿也一未字銘曰
君之葬父會者千人履齋之祠壞而復新匹夫有此夫豈
凡民

敬槐諸君墓誌銘

歲甲寅群盜滿山余奉老母避兵於第四門寓諸來聘書

室室容一几三几之內寢竈雞犬圖書皆在焉上雨旁風
細碎罄竭來聘之父敬槐傷其落魄時過慰藉每遇嘉慶
則與家人父子錯互杯盤笑語余有二女孫方離襁褓君
袖棗栗資錫止其啼頰風和日美余掉短舫老母揭女孫
汎汝仇湖歷牛屯謝文正園泊九龍亭觀石壁鑿像汝湖依岩高下作列
仙象置身進東山寺畧臨山以觀海余海濱半載忘其羈
旅之憂者由君以爲之主人也乙卯五月值君八十誕辰
余舉觴爲壽後月盜平余奉老母還家舟行君老淚縱橫
徙倚河渚余遙望凄然不忍仰視更三年君卒余不及再
面也君名允遴字賓所敬槐其號也會祖伯祖改父城母
周氏君少讀書已棄去爲賈然意度濶畧在航船中有客
攜兒兒向鄰船呱呱而泣君問之客欷歔對曰其母賣與

他客在鄰船者是也君問受值若干如數贖回夫婦感謝
而去東浙無白糧而南糧解戶往往破家君與族人通融
爲義役之法一方無困君所居最爲僻陋甲戌乙亥間來
聘與符士龍諸如錦魏蒞周肇脩諸士奇之徒立昌古社
出而交遊四方來聘之名因而驟起倪鴻寶陳臥子皆以
國士待之然聞見未廣闕竊書史一二振奇之事遂以爲
天下治亂數着可了大語無顧忌君數戒之江干師起來
聘益痛憤思欲有所發舒乘馬出入諸營意所不可輒曰
某日吾當上書劾某人某日吾當上書言某事酒酣耳熱
初未嘗有意爲之也聞者以爲實然方國安令其將俞玉
收置水獄將以釁炮君行賂得免來聘驟經摧勒發爲狂
疾君柴門墜戶以待其愈康熙戊午八月十九日年八十

三卒娶黃氏年五十八先君二十四年卒九月十八日合
葬東山鄉赤嶺之原子四人長來聘貢生次來贊先卒來
聰來職孫四人棡駿棡鳳棡杰棡庶孫女三人曾孫七人
來聘求余誌墓余初辭之念少時意氣奔放離別都不在
心亂後瘁於哀傷吳霞舟先生舟中別我余行二十里先
生復掉三板送之嗚咽濤中沈眉生書尺往來紙有淚痕
舟發虞山鄧起西立忠烈祠邊涕淚交下陳錫公來學去
之日手巾拭面而淚不能止其臨水黯然者不在此數清
風明月思之不可爲懷君河渚之淚如何消破因援筆爲
之銘曰

在昔景濂避流子里主人陳堂西軒舍止景濂誌堂其情
入髓東里武昌隱溪蔣氏東山一遊夫亦偶耳桃開索我

序之痛死竊比二者君情尤美我銘其藏薄夫敦只

腳氣詩十首

天地鼓橐籥遷流自成運吁嗟運中人逐浪隨波進猶如
魚。噉。啜。終。不。離。濕。潤。試。觀。春。秋。時。根。抵。于。忠。信。未。嘗。無。姦。
宄。怪。蟲。嚙。樹。豐。其。時。賢。大。夫。檢。押。過。霜。刃。當。其。淫。亂。中。此。
理。仍。雷。震。逮。至。七。國。時。利。害。爲。宗。印。未。嘗。無。賢。者。舉。頭。天。
外。認。僅。使。利。與。害。時。與。義。相。磷。汨。沒。利。害。瀾。固。已。在。千。仞。
漢。唐。學。術。雜。宋。室。頗。謹。慎。雖。然。函。雅。故。孱。力。不。能。振。求。彼。
春。秋。才。尙。爲。天。所。吝。

于中命曰儒天地所依仗鴻濛一氣內錯互非一狀所貴
于儒者開物費劑量主宰苟不移眼前路須放一擊而遠
去處子之耿抗有如泛大海卒遇黑風浪舟師認針經守

柁俟無恙惡可袖手觀聊以杜譏謗後來本領薄汨入身
名障呼吸乏奇謀議論空慨恍吾學固如此非常豈所望
是以言儒者無關於得喪自宋失其傳降為逸民諒
束髮于是非不異辨菽粟投老轉糊塗霧布十里毒俗學
好誇大故意極雕琢欲以人之負而為我之卓叱咤先先
賢以下始破竹吾意此等陋不可欺辱僕斯世多機巧于
此獨誠樸所以縱惡聲日夜如布穀古讒讒當世今讒讒
往躡廟庭且跪跪何况我空谷

清議在當世元氣之所秘散之輿人誦歛之鄉校刺不霜
雪而寒不斧鉞而悸萬馬方奔騰冷風颯然至志士寧殺
身枯骨恐留崇奈何近年來此道久廢棄宿素已衰落其
權無所寄瑣瑣將無同所爭只鼠臂遂使猖狂徒雄張無

顧忌鬼神事渺茫袞鉞復滯膩天上天下間何物可牽掣
後生無根柢一閱憑市肆

吾友陳乾初曾立死節門合義斯為節不然終酸菟試觀
甲申來勃窣多煩冤幽經費收拾畱此培天根亦有賢智
過求名而名存殺身良不易不復吹毛煩乃有易冗徒忠
義資舌言假為乾沒路砥刃樂餘潘不辨何人血用之搏
朝殮偷驢摸犢輩日夜相攀援不待教而誅斯案誰為翻
豈真煩豺虎整頓此乾坤

嘗讀封禪書文成與五利其人敢大言大言猶未至決河
塞可就黃金成可餌不死藥可得仙人亦可致所以網主
心區區此四事入海求其師不出方士類界絕而不鄰未
嘗牽洙泗妖人何高張不丐佛老庇揮手中都宰爾汝將

吾惟集
把臂駝口出陳言千金無易字世眼豈盡塗白日走魑魅
志士傷世變開口談權術抱薪而救火其勢當愈疾幽運
吹流蠱淳風竟蕭瑟纖兒粉子輩狡獪破心出前者若未
工後來緯更密詐之復見詐未知誰第一度幾以真誠灰
轉黃鐘律嗟彼百色妖天空自消失不解解連環古語豈
草率譬如累丸家業以累至七欲以累勝之迸散斯可必
席上非腐談忠信有十室

丹書藏故府不以一人刊天啓甲子事夫誰發難端崇禎
戊寅對讀之猶霜寒兩朝關興滅千載留譏彈豈以耆舊
盡穴見亂朱丹近觀何人言衣飾古瘡癩槩以黨一字削
平無賢奸夫苟持異說直可譽京韓亦有賢子孫見之搯
心肝但可以哀情稍爲祖父寬紹述仇君子無異劉親棺

舉世共疾貧天地亦逼仄天地養萬民原各有分職農以
耕致年工以巧收直牽車而服賈日夕不惶息士以科舉
養或又不可得其智兼九流亦可佐其勑量力守故蹊計
口免轉側非不嘆辛勤廉恥有方域何人決其藩狂象遭
火逼妄想非分來一意工克賊掘井及九仞翹斯充塞
昔人不言貧惟恐隣匍匐此意竟何如寒潭水湜湜

儒家有堂奧牛毛不足譬冥契苟未深出語卽乖戾凡子
張空虛良楛亂市肆土硃點四書朱陸急同異近來學人
少誰何識真僞遂以科舉學劫人六
無真實義推之入理窟塗車可畧地有明三百年人物多
顛頓何怪時厭薄艱難得委質此曹愈紛紜棄婦等標致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

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上天下之安危者
劉戡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
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戡山漳
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戡山以餓死漳海
以兵死雋里以自磔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
雋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
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
下皆贈宮保尙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
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
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
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

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
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
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
空鍾羽正以稽畱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
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餽
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
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
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
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
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
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

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卽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卽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

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尙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于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許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屢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許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真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于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待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

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篋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卽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

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

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刊定丁督
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為燥濕輕重
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
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為反覆
儉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附宜興者為南黨附興化者為
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
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
事中姜琛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
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為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獄底叢山于召對犯顏救之叢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
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
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于公論收回密詔改下

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閉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
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右嗣興起公為右都御
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叢山漳
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
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
裂恩仇孽勳扞將宮奴市儈時相為帝中旨賢于部推私
門熱于廟堂黔首鬻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
流極之運剗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
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
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
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
又言福王狗難先帝尙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合

欽。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蕞。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檀。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蕞。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

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菴。始。事。卽。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蕞。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逢。授。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

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閔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織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握握之物不與讐竹亭者又欲竄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叢山緹騎遠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為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毅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

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毅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煥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繫公是賴且少

吾懷集
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
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
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為用世張本此猶蘇子
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
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
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
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
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
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
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命舉國若任南渡
燭火專樹饗餐公于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抽椽棟

汎汎溝中以俟一閔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蕞城毅鬼耿耿
孤誠血碧龍山竟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辰

高古處府君墓表

府君諱克臨字敬可別號古處蒙城高氏武烈王瓊之裔
陪扈南渡或居永嘉或居臨安明初有榮者始遷仁和之
興忠望世為右姓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仕至福寧太守
父時亮萬曆己酉舉人母鍾孺人君甫晬而喪母叩和啼
呼哀動觀者福寧絕憐愛之曰天以是兒錫我孰謂廉吏
可為而不可為也出就外傳五行俱下旣而怒長突起語
出奇崛時師不敢以為弟子慈谿沈沖吾老儒也君因師
之質以性命理氣之辨及天外何所作何究竟沖吾心異
之恐其妨於舉業教之實地用工自有領會處君屹屹窮

年不事口耳冲吾所著經書講義爲之疎通證明而向所
欲質問者亦渙然冰釋尋補諸生有聲於場屋時四方文
祇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古之士如張秀初江道闇
鄭玄子虞大赤仲暉君皆從之上下其議論經生之學不
過訓故熟爛口角聖經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
省爲何物君讀書橫山與密友孫武書之所考索者皆經
生之不講者也間發爲詩文心精辭綺小言大言皆稟尺
度而君不以此自汰名曰小窻筆屑視之如草木之榮華
耳學成而世變秀初道闇荆染爲僧玄子變姓名去大赤
仲暉亦齋志以沒輩行將盡名理幾熄君把茅河渚與鄒
孝直劉雪符兄弟結碾祿社逍遙琴樽杖屨之間名談勢
語終夕不及永興寺有古梅數樹一日大雪君衝寒獨往

坐其下語刺刺不能休不知所語云何也山中盜起移居
北墅孫武書亦遷家相就花晨月夕野航共載尋山水僻
處洞簫隱隱聞者方知二老之所之君至性天植事後母
朱孺人致養無方孺人卒居喪幾於滅性兄弟友愛甚摯
群從之間廩假進退婚嫁有無君顧省周詳畛域不立族
之貧不能葬者棺盈數十君置新阡積年白骨始沾黃土
其生平與君久故者則別開蓬窠會亡者之客歌薤露以
送之伶仃弱小粹需急難收視溫恤不可一二件繫也辛
亥饑疫僵餓載道君約里人設廠二所經理饘粥兵興以
來閩俘之至杭者無虛日呼聲入冥君惻然贖數人以始
事後遂踵而行之君嘗曰眼前好事做不盡吾力有限吾
心無窮嘗存真實心隨所可行行之余謂此言最爲近道

自袁了凡功過格行有志之士或倣而行之然不勝其計
功之念行一好事便欲與鬼神交手為市此富貴福澤之
所盤結與吾心有何干涉其甚者咕咕於禽蟲膜拜之習
流轉極惡恃其功過相折放手無忌者有之矣使其知心
量之無窮黽勉一生事事不敢放過而亦何功之有當君
之時武林程元如以下著吳茂先以醫名兩人皆與君交
有所疑者待君而決君亦間應握粟之求無不奇驗其藥
籠常畜善藥以起貧子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於君不可見
乎生于萬曆辛丑正月三十日卒于康熙庚申九月十日
年八十娶周孺人子女各一鳳岐增廣生婿馮圖獻孫男
四人湛遠朝嬰皆廩生弘遠士遠皆庠生孫女一人婿劉
曾矩庠生曾孫五人景儀景岷景星景福景穀曾孫女一

人將葬湛遠朝嬰以顧侍御李蔚所著行狀乞表其墓曰
君嘗為動說以為動者太行之優也是以寧守吾拙然觀
君濟世利物之志如江河行地而不絕君固妙已而麤物
存真而毀轍者耶

吾悔集卷之四

吾悔集卷之四



南雷續文案

孫男千頃千卷千子千門較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
 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為文學宗老唐丹崖
 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
 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
 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辨香於子威赤水月峯
 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
 狷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勢無以發伏
 籠之雄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
 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

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欸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艸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

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樓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駟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迓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畱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

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
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甫
上者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死
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錫笛之下
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
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
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
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
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
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
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
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尼口亦豈能一

變。爾。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於。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於。
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瞰。女。六。
人。長。適。萬。斯。備。次。適。丘。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
行。瞰。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
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
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群。此。言。
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鍾。應。律。
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憲副鄭平子先生七十壽序

辛亥鄭平子先生六十餘爲文壽之羨其蕭然自得隱居
之樂今又十年令子禹梅書來復欲余言念此十年間先

生既闕其聲光輕滅喧俗禹梅三入長安公車流冗灌浦
書帶靜然四屋當世得氣之家方且文號儒宗武稱將表
風騰波涌更相駘藉以先生之才亦何難請託郡邑借寵
時賢陳同父所云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
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以先生不其然者蓋
必有所甚痛於心寧懷琬琰以就煨塵不欲猖狂無妄之
福以取矍相揚解之辱余見今之亾國大夫大畧三等或
齷齪治生或丐貸諸侯或法乳濟洞要皆胸中擾擾不勝
富貴利達之想分牀同夢此曹豈復有性情先生視之如
糞土也昔文山入燕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文驛途水步
山墻店壁所在粘之恐丞相之不死也宋室遺民此為最
著然觀其吾汶稿再上叅政姚牧菴書唯恐其不相容接

是時牧菴分政江省而炎午累形干請則是當路之交際
炎午未常絕也豈其嚴於論人而恕於論已哉士之報國
各有分限炎午未便為失而先生絕匿名迹當路投分無
所可不謂過乎馬碧梧七十汪復為賦十月之交碧梧曰
某偷生而不願生祈死而未得死者也今之為壽夫豈先
生所欲君子以為不然先生之年與常人不同淵明元嘉
晉亾已九年朱子猶書晉處士是典午一星之火寄之淵
明之一身也年來汝杜諸君子汪魏美余若水萬履安沈
眉生巢端明徐昭法闔古古皆確然免於疑論者相次絕
算江湖憔悴星火之寄殆將無人非先生而誰乎灌浦故
四明山之翠竭也梅子真嘗避地焉相傳至今猶在子真
亦西漢之遺民耳先生採藥弄水之暇得無遇之而與之

吾懷集
吊古傷今歎則先生之年正未可知也雖然先生終不得與臯羽韶父諸人比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禹梅傳其家學以氣節發為文章吐言天拔出於自然照爛卷軸砥藝苑之橫流余且苦其軒車不容巷門庭無子真之跡矣

翁元鑑禪師語錄序

庚子征海之師望屋而食澤望於三溪口買潭上一園為太夫人避地之所余往來定省因得遊其左近山水去潭上二三里為向家衝有菴半草半瓦土人呼為草菴時克歸住之風景幽閒余與澤望數過之題詩壁間有墻下梅花五六樹庭前積雪兩三峯之句未幾澤望下世潭上園屬之他姓余之不至三溪蓋二十二年矣然自三溪來者

莫不言正定菴有禪師說法緇素翕集甲於姚江辛酉余謝吊入四明重過草菴即所謂正定也四眾和悅威儀肅然禪師出而酬對冷淡於物不强聒以佛法出其語錄讀之絕去枝蔓獨露真常視諸方東剝西剝拈綴成篇以就其聲價者方斯蔑如矣師之得此正非易易師叅養拙稍有入處於是離楚行脚至金陵叅覺浪至龍池叅萬如至會稽叅木陳至雪竇叅石奇至大雄叅玉林凡海內大宗師道價深重者無不咨決心要而後併當於噫公途畏峯澁惡聲毒棒其甘如薺方得有此成就古德於囚山苦竹之中得悟然後擔登裹糧遠訪師資以求印可近日宗門其悟從爐鞴中排迤而出夫獨悟則無途轍從師則有門庭雖難易較然而根柢在志苟立志不堅自證者易忘排

進者助長均之有敵師求師之志堅忍如此宜其無所不可也嗟乎儒者好自標榜而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毛頭塲屋之時文胸馳臆斷轉側於烟火血肉之間田兒竈婦且測其底裏聞節之風亦可以愧矣

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統

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怛伏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媯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隕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

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
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
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
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
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興言及此督
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
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城守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
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
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
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
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
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

琢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
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
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叢山全椒之去斷斷廷
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
而公之發言麤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
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
楊嗣昌負國尙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
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
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
事卽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
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旣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
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

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鬪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奧之內而遠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厥衛也厥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鑣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膺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

內外交遍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白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陞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共駭况乎蹊徑疊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亦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

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駢除異
已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
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
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來一
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臣謹曉冢
宰朗出餞公適即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
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公
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為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
亦入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劔鏗而已身提孤
旅不滿千人從小豐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
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
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

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
海烽燃一時號之為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
覆沒志氣不為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
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
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監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
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
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
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
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
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
議迎詔亦未為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

吾懷集 百官續文 卷之四
縣已皆降附上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
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上在閩安鎮時國事
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
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旣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
商舶嘗恐謙之襲已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
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
遺茂卽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
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
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
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暇隙
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
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

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
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
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
以公爲迂昔光武旣貳更始遲之一一年河北旣平而後受
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
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昞帝昺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
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畱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
其視受終如敝蹠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
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竟無廟幽銘陽碣無地
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王義士傳

萬公擇范國雯自淮上返得王義士事甚奇曰非先生之

吾悔集
文不足發之作王義士傳

王台輔字贊化別號象山下邳人也家世農台輔始入太學爲諸生烈皇誅逆奄未幾復用奄人觀軍籌食探湯敗事之後遂使五岳三途並淪寇竊台輔草書萬言誓墓入京欲上之而都城已陷痛哭南還構一利刃自隨曰吾以此堪賊之胸耳聞者笑爲何等腐生史公可法躋其志造廬訪之時台輔臥病起而爲公設食葱湯麥飯泰然無有不足公太息而去御史王燮東平侯劉澤清會於睢寧具食與樂台輔斬衰直入慷慨語曰海內版蕩宗廟播遷此公等嘗胆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置酒高會乎左右欲鞭之燮曰此狂生也扶而去之大兵南下台輔遮之於辛安欲叩親王之馬爲前駟所阻有降將問所欲言台輔曰大

國爲明報讐恩至渥也江南一塊土不過千里捐此撮爾畱爲杞宋於大國無秋毫之損千秋萬歲誦義無窮計不出此無乃爲德不卒乎降將掩耳疾走軍旅助勳亦不通其爲何語台輔計無復之南都旣覆台輔泫然流涕曰吾誰氏之民也而可使食有他粟起視其廩尙有餘粟曰此吾之所樹也畢此而死亦未爲晚丁亥某日粟盡集其鄰里鄉黨濯衣幅巾大呼烈皇北面再拜自罄於象山之樹聚觀者無不慟哭失聲是時有僧過之持鞭而指台輔曰丈夫死宜也惡用是彌街絕里眩矐於人乎後數月渡河來者言石屋寺一僧僵立而死有鞭在其側始知僧言不妄發也台輔爲人重然諾家貧而喜周人之急淮陰李杜若應試不能辦裝台輔心許之而未結言杜若死往赴叩

喪改以爲賻織芥之善咨嗟不置於口一言不及義移坐
面壁以是不爲人所親太史公謂伯夷義不食周粟者蓋
伯夷先時歸周祿以養老隱于首陽始不受祿故謂之不
食周粟也若以率土之粟卽爲周粟則薇與粟何擇焉台
輔之法伯夷無乃誤乎近聞一事亦相類溫州有徐氏者
丙戌間約其徒侶數十人農鎖塵需苟完麤備躋雁山之
頂架屋數十塞斷道路以擬桃源去今三十餘年無人知
其生死如何也夫桃源亦淵明之寓言耳今武陵之桃源
無人不可到而云漁人復往迷不得路豈其秘於昔而顯
於今與其說旣窮則以黃道真實漁人與劉阮無異非人
間世所有是徐氏之擬桃源亦誤也雖然血性流行新陳
百變古之所無不妨有之古之所虛不妨實之王徐二子

之事不恨今人不見古人而恨古人不見今人也抑亦可
謂善學古人者矣

清化唯岑巖禪師塔銘

湛然澄公博山來公中興曹洞之宗來公之道傳於江廣
天然淡歸爲最著澄公之道則吳越爲盛余生也晚不及
見澄公其門弟子多得而受之如瑞白雪公戒珠欵對爾
密渡公東山信宿三宜孟公則西湖月舫葛嶺韻脚往往
同之且從容約誓火浴之後揚灰湖水居士當爲我波上
之銘石雨方公不道人日每歎其奇險其能中興曹洞者
豈偶然哉師爲渡公法嗣諱淨巖字唯岑荊州松滋張氏
父松卽母李氏夢青蓮生於階下覺而馥郁滿庭七日不
散師始生七歲而孤稍長卽欲出家年十三依邑中靈湖

吾悔集
寺僧恒覺祝髮未幾慨然有尋師求道之志抵金陵謁博
山師方入戶山問如何大地無寸土師惘然山卽喝出疑
情愈熾寢食俱廢相依二載乃去而之金粟叅密雲悟公
雲巖冷孤硬機鋒不可觸師胸中憤悱不能自抑直前咨
叩累遭痛棒一夕夢中聞開門聲泚然汗下起而通悟雲
復打師云打卽任打要且瞞某甲不得雲連棒打出與同
學避暑龍居爲不語關脇不沾席如臨鋒鏑自誓大事不
明終身杜口偏塞之際聞堂外碎碗爭鬻胸中豁然乃爲
偈曰打破常住碗還從常住討相逢不相識空自生懊惱
從此機如掣電語愈朗烈遍走諸方以求印可雪庭信磬
山修弁山雪無不以作家目之始進龍須習靜禪子自外
來問如何是住山事師云爐燒檜柶火問客來如何祇待

師云鑄煮野芹湯僧云不虛住山師打云者裏無你插腳
處僧禮拜便去師聞爾密道價傾東南所止卽成法窟渡
江從之密問石傘峯前一溪水有時波浪滔天有時涓滴
全無汝作麼生會師云情知和尚有此機要密打云前山
猶自可後嶺更峻嶒師云白雲來碧岫明月下遙天密云
武林禪客多弄虛頭師云不逢別者終不開拳密便打師
禮拜遂依止座下密以從前公案一一勘詰謂卽今事作
麼生師云木上座通身是眼密云總沒交涉師云南山園
裏曾刈茅密云莫道無事好打出方丈於是一往悟迹潦
盡潭清又數年始付衣版密入滅遂繼席東山上堂云天
寒古木暮無鴉風重霜嚴事更加石女夜來情未歇隔山
舒指弄琵琶叢林傳之以爲洞宗本色繼住會稽普濟江

陰芙蓉復返東山值兵火括地師以智力綢繆魚螺無恙
一時失職儒紳藉爲虎落移住梅市之彌陀席未煖而天
樂鄉人夜聞妙樂之音發自空山故老曰此古清化寺址
也其重興之兆乎相與迎師開山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
施與瓜菓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數百年鹿場虎穴幻
爲寶坊雲門顯聖寺湛然之祖庭也三宜退院繼之者難
其人僉以非師不可師領衆設法清規嚴整五年之內不
失尺寸退居峽山築慧華精舍棲笠以老康熙甲辰又六
月六日示寂世壽七十僧夏四十五奉全身塔於清化寺
之後記蒞弟子二十四人戊戌己亥間師至化安山來見
真率自然有山林枯槁之色初不似從累坐道場來也去
今二十餘年其嗣法弟子翁元鑑出所著行狀乞銘今日

五家宗派存者唯臨濟曹洞皆起自中衰而近世禪者兩
相訾訾然其分濟分洞不過從源流而言之耳問其如何
而爲濟如何而爲洞摘索悟由刻畫淄澠恐當身亦未辨
也有問泗州大聖爲什麼向楊州出現燈頭聰曰君子愛
財取之有道祥菴主聞之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覺範亦
言石霜父子兄弟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由此
言之各家自有家常茶飯嫡骨受用也昔蕭穎士有同舟
訝其狀貌類鄱陽王王乃穎士七世祖同舟曾盜發其墓
故識之夫祖孫相似盜且知之况其門內乎余是以疑當
世之門戶也翁元之序漏泄家風余是以銘之銘曰
宗風之盛建立五宗天上人間海藏龍宮今亡其三畱者
洞濟初不因此佛法衰替中興洞宗實惟湛然於樂禪師

吾懷集
是為再傳六坐道場鐘板浹洽林花水鳥亦皆說法不觀
清化誰名天樂宮商久啞忽動鼓角刪除蓬梗化為廣蔭
數百餘年師來應識上長松栢下長髮爪突兀寒山不淪
空宵。

鄭玄子先生述

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
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岐然之
力學江道浩之潔淨虞大赤宗政仲皞宗瑤之孝友馮
儼公棕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
啟祥嚴印持調御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
人物固未之或先也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
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

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求以為
盟噓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闕
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闕然而笑三峰開堂淨慈一默為
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篋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
已過新羅也君為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
劉進卿秋浦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觀劇
君過余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
銅詆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搥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
夏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皞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
戛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
虞皆住南屏君亦日日過從余弟澤望豪爽不羈夜半掉
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群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客也

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戊寅君與儼公渡江訪余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脚君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乙酉五月邂逅秀初道闈及君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絕矣湖山如故其猶足樂耶子將印持儼公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闈改名濟月迹之釋氏君亦變姓名不知去於何所有疑其慷慨致命死於鐘鼓者夫安仁之敗疊山有疆場之責尚未即死君以朝不坐宴不與而強聚烏合之事乎有疑其不食周粟而死者夫夷齊之所以爲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豈以沾沾一死爲快也有疑其亡命爲僧隱而不出者夫敬業賓王刊章名捕君非有是也何因而亡命就使爲僧搥鼓白椎不能不受叢林之牽挽矣君本青雲豪士志在用世一擊不

中飄然遠去豈復又縈於塵網以取挨肩疊足之辱乎謝臯父以子麤達時務委而出遊終臯父之世未嘗與子相聞也君之子淵業成名士灑掃庭內復何可慮君之不返流俗以爲怪君子以爲非已甚也淵之子薦述父之言曰聞汝祖在上柏山中有人遇之究不可跡余邑人韓貞武久於上柏余以薦言告之貞武曰疇昔周旋初無鄭某意者其變姓名乎薦旣不敢釘竟於棺閉神於槨用委巷之禮以施表誌來請家傳余因倣李文公陸欵州述例旣以慰薦且麤見讀書社首尾始知先友之風流非今人所有也

唐氏家譜序

沈約魏收爲史自叙其先世附合垂謬人以謂誣其祖也

故序家譜者未有不以此爲戒是故誣祖之罪甚於忘祖然今日譜之爲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僞譜之流傳萬姓芸芸莫不家有僞譜歐陽文忠曰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曰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夫歐蘇二氏其源流歷然者尙有不可紀之世次而僞譜不問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一概牽合某世以至某世繩聯珠貫至使祖孫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內府璽書者尤市見之狡獪無識之世寶也嘗見一巨子構得僞譜視爲信貨據之以改舊本不亦冤乎夫世之爲巨子者多矣然亦不始於近世也六朝碑版實爲濫觴如庾信銘張則原張仲張談碑辛則援辛有辛寥徐陵言侯氏則美夷門序歐陽則引

渤海斯乃眩詞滅質徒駟烟墨又何怪凡偶之不能質確乎武林唐殿宣聖廢廷陳從余遊出其家譜請序唐氏爲直臣子方之裔其世次不可紀其可紀者殿宣以上九世耳吳興固有唐氏譜自陶唐而下凡百世其世次縷觀古今唐姓之顯者燦然一貫殿宣以爲僞故不從而別自成之殿宣之識可謂加人一等矣或曰唐氏九世始遷之祖也祀可止於是譜不可止於是也曰歐陽氏之譜亦九世蘇氏之譜止五世何謂其不可也或又曰唐氏九世以上其顯者如林胡僅存其隱約者乎曰余觀李空同之譜其傳四世之事不越農瑣彼以門第相高者豈能及之二惠競爽是在殿宣兄弟而已矣

二欠詩

昔住雙瀑院，烟火無交涉。眼自空中放，耳被水聲壓。春米聽寒鴉，水碓無輪闌，更任野鴨終朝不破口。天然自妥帖。

秋雲墮鳥背，土竈封溪摺。山鼠小兒長，共我燒落葉。我意清如許，僧笑藏書篋。擾擾盡陳人，何不憚應接。高揖謝聖賢，單丁上蟻喋。

丈夫足與日，豈為城市設。緬懷五岳遊，四十常切切。擬將一笠去，鶴影橫江警。日計三十里，一年萬里關。浸假得三年，我事已可闕。歸來再讀書，眼界自然別。此願不能果，吾母年已耄。日月非吾有，亦焉敢私竊。不幸母棄養，老矣吾蹙躐。奈此赤稍鯉，囊中耐屈折。

矣。吾蹙躐。奈此赤稍鯉。囊中耐屈折。

